

帝乙

己亥立夏後的第五日，辛回到了殷地朝歌，他的車駕自東門市集進入，路過孟門再朝南門方向走去，轉過孟門左後方，經過了右學，又走了半盞茶時間，才到一戶人家門牆外。

大大的木門旁以茶靡花為籬，很普通的朝歌人家，辛下了車推門入內，門內院落灑掃清潔卻杳無人聲，只有門洞上的黃色門帘繡著黑色大鵬鳥，顯示這裡的主人的身分，這裡是帝乙的居室——離宮。

帝乙在大堂上盤坐，身邊除了一几一案之外，就只有木几上的博山爐點著水沉香，青煙裊裊瀰漫屋宇。

辛見到父親打坐不敢驚擾他，他無聲的向父親拱手做揖，然後跪下來磕個頭，他站起來，直走入內堂，他需要先洗去渾身的風塵和勞累。

辛自聘了東伯侯的長女姜為妻以後，就搬來離宮和父親帝乙住，這裡只有男人少有女性。離宮四壁蕭然，毫無裝飾，只有白白的胡粉塗牆，潔淨不染。這是辛十五歲那冬，從有蘇氏第一次學成回家的獻禮。自那歲以後，殷地朝歌的居室大多塗裝了胡粉，普通人家也能這樣做，胡粉價廉，人人用的起。

洗去滿身塵埃和疲倦，辛回到離宮大堂，父親帝乙依舊閉目盤坐，文風不動。辛默默的站在一旁，直到帝乙張開眼睛，帝乙滿眼倦容，看起來比辛的長途跋涉還要勞累。

「父親，您病了嗎？」辛憂心忡忡的問。

「我的日子快要到頭了，沒有時間了，叫你們回來，希望你們有所準備，」帝乙輕描淡寫說完了自己的健康狀況以後，直接對辛這個兒子說明自己的意思。

「辛，你別憂愁，未來還有更令你憂愁的事，」帝乙不是在安慰兒子。

「父親請說，」辛恭敬的垂手低頭。

「：啟不肯回來，他回信使說，路途太遠了，他也病著，不能回殷地朝歌了，你的弟弟仲衍才九歲！太小了，你能回來，我很欣慰，往後這千斤重擔，就由你來挑了，盼你不要推遲……，」帝乙氣弱，稍事停歇調息。辛向父親鞠個躬，走出門外招呼職司的娘姨們送茶水和杯子來。

「父親喝口水，您慢慢說，我不離開了，您能說就說，累了請您休息，我能等。」辛很悲傷，父親病的不輕呢，去歲的春天，他還很勇健，才不到一歲的功夫，父親變得這樣羸弱。

「：殷商自成湯上位為帝始，傳至今日快七！甲子了，我商部族建立至今千載……千年過去了，夏桀逃了！我現在終於知道他為何要逃……，逃去岷山……呵呵！真聰明，可是太不負責任了，希望你別學他……，」帝乙面露微笑。

「父親，有蘇氏說夏桀也曾到有蘇氏習藝，瓦片和瓦當就是他的發明，他是個好人主，他怎麼會逃跑呢？」

辛不明白，一個帝王人主，怎會丟下子民逃走了，更何況他有功於民，發明了瓦片，至今

1 甲子：六十年為一甲子。

人民還在使用，夏桀並非庸懦之人啊！

「居室巍峨，人卻餓著肚子，你認為居室重要？還是吃飯重要？」帝乙問辛。

「當然是吃飯重要，有巢氏結廬為室，是因為先有了神農帝。」

「夏代到了末了，是因為人民吃不飽，傾宮大，瑤台美，可是人民沒飯吃，夏桀只能不斷的找人築台敬天，盼望玄天來幫他……，玄天不來，他只能拿著河裡釣上來的大魚說讖緯、呈祥瑞，欺騙人民。玄天最後一次來夏代……，璇璣停在夏台上，夏台那時正囚著咱們的祖宗成湯，玄天一來，夏台當場就崩蹋了，夏桀也很痛苦……，玄天走了，繼續留下玄女一族在人間行走，自那時以後，夏桀就不肯當王了，又不肯禪……，」帝乙嘆口氣累了。今天真是勞累，他肝火亢陽，春天屬木，誘發他肝氣上升，本來他就脾虛、腎氣弱，陰虛亢陽，讓他的身體吃足苦頭，帝乙很累很累。

「明天吧，明天咱們再接著說，把太師和少師請來，一起說來說話，還要請摩且王，我們難得開口，一次就要說理明白，你需要有清醒的頭腦，早些安歇吧。」帝乙示意辛離開他。辛向父親鞠躬，再跪下來磕一個頭，起身，順從的離開離宮大堂。

天色尚早，辛安步當車走到孟門，想見妻子女姜一面，孟門的女官將他迎入大堂，高堂上，女姜早等著他。女姜很美，婉約秀氣。辛一見到她，疲倦都忘了。年輕的少男少女相會靦腆，辛拿出姐已送他的胭脂盒子轉送給妻子女姜。

「這是我小師妹姐已所製——名為胭脂，她還小，才十四，這次喜結婚，吉服就是用這種紅粉染就，我不知道這該怎麼用，因為……師妹沒說。」

辛把事理說的明白、簡單，很怕女姜多心。

女姜收下胭脂盒，微笑著當面打開盒子，細緻美麗的紅粉，觸手即化，難怪能染吉服。女姜很高興辛回來了，還帶來了的伴手禮物送給她，雖然是小小一盒胭脂，但是很美麗。

「謝謝你，你一路辛苦，請早些回去安歇。」

孟門不收容過十五歲的男子居住，天色漸暗，辛不方便留下來，她知道他不走了，所以也不挽留他，她謹守禮節。

辛獨自漫步在孟門與離宮來回的路上，心裡又悲又喜，女姜美麗，父親病重，他還有許多事理不明白！啟不回來了，仲衍幼小……，明天、明天……太師、少師和摩且王要來離宮說事……，說什麼事呢？殷地朝歌這麼大，人口眾多，他能有甚麼能力統領這麼繁華、盛大的地方？他有什麼能耐呢？

他什麼能耐也沒有，除了小時候頑皮，不小心發明了胡粉以外，他這次去有蘇氏學習秀土甚至還沒……。

辛想念以前無憂無慮的日子，東伯侯把女姜嫁給他，姊姊妹喜已遠嫁西岐，那個姬發，乙未立夏來迎親時，帶了那麼多羌人勇士……，那時候他還小，也才從有蘇氏回來不久，姊弟倆都還沒好好說說話，姊姊妹喜已就出嫁了……。

辛的母親死於分娩後，她生仲衍的時候難產，不出月就去世，當時帝乙很悲傷，幾乎不肯進食。若不是姊姊妹喜已協助，帝乙和兒子們，很難度過那種艱難。

孟門裡住著母親的女性族人、侍女和女官，也收養殷地朝歌失養的幼年男孩和女孩，妹喜

已出嫁西歧，把自己的侍女們帶走一大半人，現在東伯侯女姜入住子孟門，她帶來的侍女並不多，也沒有太多女官，孟門有些空落。

辛和女姜行過大婚，只差一合盞禮，現在帝乙病著，辛和女姜的合盞禮只能延後，也是要行過合盞禮，女姜才能和辛一起居住，但是夫婦倆住哪裡呢？辛並不想另築新居室，一時間也想不起來他們夫婦兩人以後還能住那裡。

夜涼如水，立夏過後，殷地朝歌的夜還有些微寒，辛在離宮後堂睡不著，獨自起身披衣，到庭院走走。乾爽的泥地上漾著月光，樹影如水中荇藻飄搖。父親帝乙還沒入睡，他仍然跌坐大堂。大堂只點著一盞長明燈，帝乙閉著眼，氣息平和。辛從石窗外，借著月光和屋內微弱的燈火，看見父親如木雕像般的趺坐高堂。

帝乙身披著細白葛布，骨枯焦黃，寬大的布衣垂掛肩頭端然趺坐離宮大堂，他雙手交疊膝上真的像尊雕像。辛看著落淚，父親是他的天，如果父親也離開了，他將如何面對未來？辛哭著回房睡了。

天微亮，窗外鳥鳴啾啾，辛起床打水洗臉，昨夜臉上淚痕和枕上的淚漬經水一拍，全數消失無蹤。

殷地朝歌的太師、少師和摩且王來了。離宮大堂外庭院中分置了四個座台和小几、案，帝乙居中趺坐簷下，身旁几案只放了一隻茶碗，太師和摩且王分坐帝乙左右，少師召啟是福的父親，他坐左下首，右下首空著。辛來，先對父親帝乙鞠躬做揖再環環對著太師、摩且王和少師

1 合盞：讀音僅，就像現代人新婚之日喝交杯酒之意。

鞠躬作揖，側身垂手而立。

帝乙示意辛上座，辛趨而坐。天色微明、漸漸大亮了，和風暖暖，鳥鳴聲喧鬧無比，鳥聲遠去了，眾人皆寂靜無聲，彷彿可以這樣一直跌坐到地老天荒。

「吾將逝，殷家與朝歌，將由誰人來作主？」帝乙緩緩開口。

摩且王緩緩的唱：「混成先天地生……寂寥兮……獨立不改週行而不怠……」

「人愚，吾亦愚，無人可做主，惟有辛堪能，」太師杜元銑緩緩道來。

過了很久，少師召啟才開口：「俗人昭昭……昏昏悶悶，眾人皆以有為盛，現今，似唯有辛能當之。」

帝乙請摩且王看辛，摩且王向辛招招手說：「來。」

辛起身趨近王前鞠躬，辛弓身不起，摩且王示意辛跪坐在他面前。摩且王的大手摩著辛的頭，辛將髮辮拆散，長長的頭髮披散開來，直垂至地。

摩且王用大手摩著辛的頭頂，教辛一句一句，念他所唱的歌，摩且王發聲唱來，聲音不大卻宏亮無比，彷彿全身都在唱歌。

摩且王用身體共鳴念唱，自踵至頂都在唱歌。那聲那音裊裊，悠緩無比，卻聲聲不斷，句句清楚，續續叨叨如晝如夜……

辛跪坐在地一句一句的追隨唱念，天地間頓時清明無比……，辛突然覺得開心歡樂，躍躍欲跳。他隨著摩且王念唱，王的聲音部部共鳴、似遠似近，清晰無比，他的聲音高高低低和唱，念音如和風吹來、四季繁花入庭，那麼豐美艷麗，陽光燦燦……月明明、星子閃亮亮，白雲彩

霓飛過天際，雙虹懸天似冠冕加被……，山川大地都不復存在，只有一束光，辛的內心寧靜無比，他在光裡、他是光！他是那燦若朝陽的光。

摩且王教授畢，辛抬頭看著王面，他如見天神，辛萎身拜倒王前，伸長雙手匍匐在地。他不敢起身，直到摩且王伸出雙手，扶他起來。

辛看見了！他看見樹葉和花朵各自發出豪芒，或長或短，那飛過枝頭的鳥尾拖了一縷煙色，或白或紅不等，在座的人物們，身體發出亮光，也像是被各種光色包裹著，父親帝乙肩頭上有黃光如土，夾雜著一絲灰煙。摩且王最明亮，那白光如晝，包裹他全身流動閃耀，太師身上發出霓虹光彩，少師召啟身上圍繞著青色光芒，穩穩不動。

辛眼見天地光彩明亮，有生命的都發光，只有器物無光色，父親的几上陶碗無光色，可是碗裡的藥水，發出一縷淡淡的霓光。

辛退回自己的座位，帝乙張開眼睛看著眾人，他對太師說道：「請太師教導辛」

「也請少師教導辛，他年少不曉事理，你們有成，能教就教，不能，就不能吧！不避忌什麼，咱都知道的！所以盡人事……再沒有不行的……看天了！」

辛歡喜快樂之情維持了將近一旬，那純然的歡喜和慈悲，辛以前從沒有經歷過。

辛在街市上看見人人身上都有光、色，有些人的光色中，還夾雜著煙霧火星，有生命的都發光有色，植物的花朵、葉苗都發出毫芒，各自有各自的色彩，只是長短不一。

辛不好去問摩且王，王正準備啟程到昆夷、朔方與南仲西會合。辛漸漸的看不見人們和生物身上的光，白日黑夜的光景如常。

摩且王在出發前夕，召了辛到王居去相見。辛到了王居，天暴雨，王的居室屋宇都籠罩在風雨中，大堂卻乾淨明亮有光！白光。強烈的光自頂到底，都是白光充滿大堂，辛再次感覺寧靜，他等候王的來到。

王來。王穿著白色鑲黃大布衣，胸口上繡著一隻小小玄鳥。頭髮中分，粗胖的髮辮垂在腦後，束黑玉璜，小小短扁的玉棕模樣的玉璜，垂插一支白羽。

王讓辛落座，辛先一步上前跪拜後才坐下來。辛是真心敬服摩且王，以前只見摩且王端正慈愛，自從那日在離宮授唱後，王的慈悲和偉大讓辛由衷敬服。

「快要看不見了吧！」摩且王很開心的問辛。

「是！王，請問為何會這樣呢？」辛滿心疑惑問摩且王。

「你要日日唱，時時唱，隨時隨地的唱，你就能一直看見。」

「唱出聲音！那不就……」辛很為難。要他時時刻刻唱念，那還得了，都不用做事了。

「要全身都念唱，不由口出，用心念唱，全身念唱，心心念念……你就能了。」

「這……」辛更為難了，如何做呢？

「你自己參詳，如自己也能念唱出自己的心曲，你還可以接受玄天、召請玄天，玄天才能與你溝通。」

「父親也說過玄天，那是什麼樣的部族？」

「那是天人，能來去各天，有大能，人的部族很多，玄天也有其部族，各自居住在自己的天，從不干涉人族。」

「王，接受玄天能如何？」

「不能」

「那麼為何還要接受玄天？」

「你見過玄女族嗎？」

「見過，我師娘潤和喜的新婚妻子如意，就是玄女族，她們與一般婦女無異。」

「她們都有大能力！比起人族的婦女，更能。」

「可是她們也結婚，嫁給男人！」

「她們在地上的日子不久了！」

「為何？」辛不敢置信，如果玄女走了，喜怎麼辦！

「這是數，我們都知道！為何知道？因為我們能與玄天溝通。玄天輪轉……，你必須和太師學習輪的規則，那大輪是天族的數，也是人族的數，人族在天族之下，與地母的大輪和轉，人人都有，物物亦有……，你才學藝、還沒學數，難怪你不懂。」

「我學過數，有蘇氏平師父才教過我尺工，那也是數！」

「那是物的數，不是生命之數，物物有數，或有用或無用，皆在心不在用，有蘇氏是愷悌君子。」

人有父生、母哺，還需習藝，所以要師父教導。可是要成為人主，就必須更用功才行，用功而不用工，你能明白嗎？」摩且王雖說得簡潔，可是辛還是不懂。

「這天與地都是常數，只有人稱變數，人無所為，則天地輪轉時運不替，人有所為，則天地一樣輪轉，但是人心將遭遇大破壞，人將入無止境的悲傷……，無法出離。」

外頭天色晦暗、大雨如簾，天空雷霆閃光轟鳴不止。辛在王居，聽摩且王說話，他只感覺到滿身的溫暖，內心有如堅冰初溶，寒冽與生氣併生，無有恐懼。

侍女、娘、姨們送來金瓜和羹湯，一大盤蒸熟的金瓜香氣四溢，一鼎水芹菜羹，摩且王請辛一起食用。用竹箸剪開金瓜，金瓜子散了出來，連絲帶水、香甜可口。

食畢，侍女們來收走鼎盛，送來清水、素布巾給兩人濯手。當侍者們都退下以後，摩且王又緩緩的說起。

「成湯用伊尹為太師，湯被囚於夏台，是湯用心念唱《商告》召請來了玄天，但是夏桀不能，他因為不能念唱召請玄天，所以廣築瑤台，他以為築瑤台玄天就會來！這個很重要，不是築了台，玄天就會來。而是需要人主召請……，不能是召喚！是召請……。」

「伊尹在亳訂定了中土的烹飪之法，他也召請火神……如意，是玄女如意教他……。」

「玄女如意！喜的妻子！」辛驚的張大了口。

「是，喜這門親娶的真好！呵呵……，」摩且王大樂。

「您說，玄女族即將……：在地上的日子不久……，是不是……：因為如意嫁人了？」辛很震驚。

「也是也不是！玄女族自軒轅氏成帝後，就下來居住人間，她們在地上行走，她們協助帝、王們管理眾人，卻不能干涉人事，她們教戰、教陣、教武藝；教帝、王們用功，所以玄女們個

個都有大能，一旦玄女嫁人，就回不去了，可那也不一定！她們在人間依然有能力，喜得了玄女如意為妻，她是九天其中一人——火神，她有強大的大能力，她來去人天自如，不受婚媾限制，所以名——如意。」

越說越奇怪了！九天！那又是什麼人啊？天哪！摩且王明天就要離開殷地朝歌去昆夷、朔方了，辛恨自己沒能早日來請教。

「你必須和太師學習輪、數，和少師學習圖、文，這樣也許你能稍懂些，但是，就算你不懂，你還是要全心念唱，保持心的單純專一，這比你學習任何技藝都要重要，這是心的法則，也是人天之法。」

「為何玄女族在人間不久了？您能說嗎？」辛祈求摩且王。

「呵呵！這個嗎！這樣子，也許你心心念念就會明白了。」

摩且王準備啟程的事宜並不繁瑣，但是他也不肯留辛繼續說下去，外面的風雨停歇，白虹貫日，那天氣真是晴朗啊！

摩且王的車駕隊伍離開殷地朝歌，他自東門行出。東門市集群聚的仕女和少婦們還有少女們盛妝歡送，舞衣蔽天、彩羽翻飛，摩且王的羽飾潔白無瑕，羽冠和諧平直，似素娟似素絲包頭，他身穿潔白布衣，大袖樸素，兩手簡單的抱在胸前，車駕旌旗迎風招展，土黃色旌旗上，那隻黑色大鵬鳥展翅欲飛……，摩且王離開朝歌去了朔方。

辛在離宮，他沒有去送行摩且王，是王要他別去送行，王說：「這是常數，你也要如常，學會如常，就是有功。」打啞謎一樣的話，讓辛摸不著頭腦，但是辛是順服的兒子也是順服的

弟子，他凡事聽從長者教誨。

帝乙今日容顏稍霽，他叫辛來大堂和他一起跌坐，辛從卯時坐起，現在都快午時了，帝乙還是如如不動。辛坐的辛苦，身體搖來晃去，他快要坐不住了！

帝乙慈悲的看著辛說：「用心念唱。」

辛如法，在心裡念唱起摩且王教授的心曲，漸漸的他能唱出口，漸漸的，身體不搖動了，漸漸的他安定下來……。

帝乙也唱，緩緩的將音唱出了口，帝乙唱念的能量漸大……，空氣中隱約有些甚麼，辛感知到空氣中的震動……，帝乙的聲音引起某種共鳴……，辛不敢停止念唱，他專心致志……。

光！是光！炫人眼目的光！辛閉著眼睛都能看見的光！是黃澄澄金燦燦的光，還有熱，一種溫暖的熱，不是火也不是日頭，是一種不多人的熱能。

辛完全沉浸在溫暖明亮的光與熱中，心中無比安祥與寧靜，他並不寂寞，彷彿有很多很多生靈和自己同在，他們是這樣慈悲，他們無比歡喜……。

時間不知過去多久了，辛慢慢的回到現實，帝乙早已睡去。大堂裡還是金光閃爍，辛非常驚奇，帝乙也能唱！唱的不輸給摩且王，而且是完全不一樣的光來到離宮大堂。

侍者們端來一大盤水蒸葫蘆瓜，連蒂帶皮，只拭去了瓜皮上的絨毛，一鼎莧菜羹。帝乙慢慢睜開雙眼，對辛說：「吃吧，你該餓了。」

「父親先用。」辛不敢自專。

「我吃不下，但是可以喝碗羹湯。」

辛起身為父親添湯送碗，帝乙吃了，繼續閉目養神。辛自己吃了葫蘆瓜，去蒂帶皮吃，那蒸瓜鮮甜，莧菜羹放了少許蒜末很好吃。

侍者們送來水和布巾，隨手收拾碗盤拿走那隻鼎。辛為父親擦臉洗手，自己也漱洗一通。盥洗畢，辛想外出走動又不敢離坐，他看帝乙醒著。帝乙知道兒子年輕坐不住，卻不想他出去，他說：「你別離開，我還有事交代，你就在大堂裡繞行吧。」

辛在大堂上繞行，邊走邊跳躍，抬腿拉筋，搖頭擺手，盤坐大半天，腿都僵了，背也硬了，脖子僵直難轉，兩條手臂酸疼……，要不是方才那一通念唱，讓身體活過來腦子醒過來，辛想，自己大概會變成石頭！也好，免了福用力雕鑿。

「呵呵！枯坐難忍，對吧！」帝乙笑了。

「父親，你們怎麼都那麼能坐，一坐坐整天，不累嗎？」

「累，很累！哪有不累的，就是因為枯坐很累，所以要心心念念。」

「沒聽過您唱呢？您剛才唱了嚇我一跳，可是，父親，您唱得真好聽，」辛大聲發出讚嘆。

「外頭的人們為何日日弦歌不輟？因為他們也要學著唱，心心念念的唱不容易，所以他們需要樂器幫忙。而我們王族，不需要樂器就能歌唱，我們自己的身體就是樂器，口發出聲音只是表象，要心裡唱、要全身都唱、連頭髮爪甲都能唱，要唱到一心不亂，這樣才能稍有寸進。」帝乙直白的說：「王族並非高高在上，王和人們一樣，需要吃喝玩樂，也和人們一樣，有喜怒哀樂，王也會生老病死，這人間都是如此，除非你能唱到天人來儀，或是唱到地裂泉湧，否則，你在人間所費的時日都是空。」

「父親，天人來儀，是否就是玄天來？地裂泉湧又是誰來了？」辛懇切的需要父親告訴他很多他不明白的事理。

自從辛回到殷地朝歌，見所未見、聞所未聞，都是他自小至大不知曉的事體，他以前日日在帝乙身邊，雖然不用服勞役，但是他也沒閒過，要聽從孟門裡嬖嬖們的教誨，要學習自理生活所需，要協助帝乙的侍者搬器物，有時候還要和侍者們、朋友們，一起上街採買蔬果米糧，和役工們上山砍柴，和喜、福、殷破敗還有治、範等一干子好弟兄，到野外挖礦取石，日子過的忙忙碌碌，根本不知道這些帝、王、師們到底在做些什麼事。

「你知道了玄天卻不認識他們，除非你能一心不亂的念唱，還需要念唱自己的心曲才成，至於地裂泉湧，那是地母來迎你了。

地母不動，人主需應土德才能召請地母。上次她來，是黃帝陟，黃帝以土德應之，百歲陟，地裂。」

「父親，您真的病了嗎？」

辛看帝乙好端端的，只是看起來有些勞累，很難想像帝乙病重。

「呵呵，我是病了！也快死了，所以召你們回來，啟不回來，不知是好是壞，但是這個世上，沒有好壞只有眼前，我眼前只有你了，你就將就著吧，」帝乙還挺幽默的。

「殷地朝歌需要築台，用以召請玄天，因為這裡太富足了，富足的讓人心都懈怠了、壞了。殷家成商千載，自成湯上位居亳，號天乙，成湯名：銳豐，殷家商人居中土為人主至今已快七甲子，四百多個冬天過去了。」

當時成湯用伊尹為太師，定中土烹飪之法，歷代八遷都城，人口生養眾多。成湯被夏桀囚於夏台時，他念唱《商告》召請玄天，玄天真的來了，但是夏台崩了……，奇肱氏以車至……，奇肱氏駕著飛車而來，那種飛車名「璇璣」，他們是玄天之一。成湯三讓即位，奇肱氏傳法有蘇氏……，所以有蘇氏的金匠能治飛車……，喜選了一個好師父！呵呵，我很替他高興呢。當時的諸侯和部族來附者千八百族……，殷商建立。

現在殷家商人快要走到盡頭了，這世上沒有永遠的快樂和富足，除非你的心快樂富足那才是真實的，其餘的都不是。都會腐朽、損毀，甚至敗壞。美好在人心裡面，可是我們的人民尚不全然知曉，他們當然也知道追求美好，也會心心念念……，可惜不得法，他們日日弦歌曼妙、好吃、貪富……，他們不想這是錯的……」

帝乙有些微微喘氣，他定了定神繼續說：「天地之間是這樣美好……，我有些捨不得你們，殷地朝歌的豐富和美麗，會引起其他部族的覬覦……，這個你一定要知曉。」

帝乙嚴厲的看著辛。

辛有些猥褻的看著帝乙說：「怎麼會？那些部族都與殷地朝歌通商、通婚，他們也來賓、來朝……，也都有禮……，怎會覬覦？況且父親您對其他部族都慷慨，他們不可能……，」辛赫然明白，當初為何看西歧周部落來迎親的羌人勇士們行為舉止那般奇特，原來，他們是覬覦殷地朝歌的華美富庶，才會露出那種眼色、才會有那種小心翼翼，誠惶誠恐的舉動。

那一歲他才從有蘇氏回來，姊姊正要出嫁，他連日趕工，帶著工人把孟門前後都敷上胡粉，那些西歧的世子們在孟門受到女眷們的招待，各個神情閃爍、坐立不安，他還親眼見到一個瘦

瘦小小的世子，在孟門的空房子裡印手印，白牆邊上印有一枚灰灰的小手印。

「父親，西歧不是有一位小世子留下來嗎？他後來到哪裡去了呢？」

辛想起西歧的最小世子，當時只有十二歲的姬度。

「他選了樂官商容為師」帝乙說。

「那麼他來學習我們的『大濩樂？』」辛不解西歧世子為何要來殷地朝歌學音樂。

「那是幌子！你慢慢的就明白，記住，你明日須去太師處學習輪，午後去少師處學習圖文，念唱不能斷，你需要時時在心裡念唱。」

「我……，我不能一心兩用，父親……，」辛簡直要哀嚎了，這麼難！

帝乙笑了，這個他不管，人人都多心，一心多用大有人在，況且這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學習，辛年輕尚不懂得。

帝乙自知來日無多，他自庚寅春上位至今才九冬，帝乙並不老，今歲己亥，帝乙，名：羨，四十六歲。可惜他沒早早學會一心不亂，他的妻子歿了令他痛苦萬分、傷了心，加上他先天稟賦並不強，他的母親也是誕下他以後，不久即去世，帝乙是由玉門的嬖嬖們養大的，他的三子仲衍和他一樣，心氣弱、膽氣不揚，不堪重任。

啟最大也最強，可惜性情冷峭、行事庸懦、為人孤寡，他拜北伯侯崇侯虎為師，又娶了他族裡的女兒，長年住北方不回殷地朝歌，就是不喜歡這裡的繁榮喧鬧，這些他都能理解，可是啟不明白，要學習讓自己的心清淨，心清淨了，住哪裡都好，都不覺喧鬧難忍。

1 大濩樂：殷家商人樂舞，據傳是商湯二十五年命伊尹所做之樂。